

下卷

长篇历史小说《八大山人》

BADA
SHANREN

心文



孙海浪 作品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


下卷

BADA
SHANREN

长篇历史小说 八大人

孙海浪作品

 江西教育出版社

梅 湖



滄雪圓寂后，八大山人悲痛欲絕。他決定在青雲譜的梅仙祠做一件大事。此舉得到容重和羅牧等好友熱忱支持。這一天，道人舒性、進士出身的大學者黎元寬和馬道常來訪，商討《青雲譜道院規劃圖》。

八大山人憶起一件事：去年初夏在梅湖寫生畫荷不慎將毛筆落入水中，是一個正在採蓮的“小荷花”將筆撈起，連同一束綻開的小荷一起送給了他。

誰料這女孩子後來竟有一場官司蘊藏在身上……

自弘敏大師離開介岡燈社去奉新創辦耕香院之後，朱耷心裡本來就倍感孤寂，加之那天他去柏壩寺尋找堂弟朱石慧撲了個空，還有表妹林施慧對自己“六親不認”的冷漠態度，更使他百感交集甚感悲哀。這段時間，每當面壁苦思，就會想起家人，父母和兄弟姐妹每一張熟悉的面容，都會不時地浮現自己眼前，還有那些與自己朝夕相處的詩朋畫友，以及南昌城的七門九洲十八坡的模糊城郭，以及回蕩在街頭巷尾的搖撥浪鼓、銅鈸與皮鼓之聲，或各種各樣的叫賣吆喝聲。於是，他坐立不安，有時甚至茶不思、飯不想，或者愣愣地坐在窗前，一待就是一兩個時辰……

是啊，月是故鄉明。他雖身在他鄉，然而他的心早已飛向了會城！

常言道，“天下之事，不可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；萬物之變，不可究也，秉其要歸之趣。”這個機會終於來到了——

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春。朱耷半夜裡做了一個夢，他夢見自己在梅湖遇見

梅福了。只见他明眸善睐、童颜鹤发，他与这位梅道人坐在梅湖一块浑圆的怪石上垂钓，谈诗论画。当朱耆把那条上钩的活蹦乱跳的大鱼放回梅湖时，转眼之间，梅仙如一缕青烟飘逸而去。他急得连呼道仙直跺脚，再四处寻找梅福，却始终不见他的踪影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细雨蒙蒙。朱耆起床一做完功课，便坐在居敬堂窗前。他想象梅福在梅池畔那副蔼然可亲的神态，想象他再次出现在梅湖蒙蒙雨丝中，想象他脚下的那一簇簇荷花，在雨中冒出了骨朵儿，在湖面亭亭玉立，在风中娇羞无语，显示出了一种生命的坚强与柔韧。

于是，朱耆的创作灵感上来了，当他正欲提笔泼墨画一幅《仙荷图》，忽闻一阵敲门声。开门一看，原来是法弟饶宇朴！他还带来了几位来自南昌的客人，都笑盈盈地站在门前。

在这寂寥的时刻，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朱耆自然“不亦乐乎”，便热情相迎把他们迎进室内，让座、泡茶，端出糕点、糖果。饶宇朴没来得及坐下就向朱耆一一介绍：那年长者名叫黎元宽，字左严，号搏庵，年近六旬，头戴瓦楞帽，花白胡子，身穿茧绸直裰，腰系丝绦。另一位头戴包巾，脚蹬麻耳草鞋，身穿浅绿色道服，年约四六光景，他就是马道常，字常住。还有两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一个叫舒性，一个叫周体观，那中等身材、颇有气度的名叫舒性，字成之，工诗文，以诗名著于南昌。那瘦高个儿名叫周体观，字伯衡，遵化州人（河北唐山市），顺治六年进士。由翰林历官参议道，先后在江西任职多年，在南昌也待了许久。

朱耆见饶宇朴喜洋洋的样子，心想：“这个书呆子，肯定有事上门！”便探问了一声：“蔚宗，今天你亲自请来道贵客亲临小庙，肯定会有喜事临门！”饶宇朴神秘一笑，说：“传纂法师兄，我们今天来，就是要请你出山，办一件大事……”

朱耆猛听“出山”二字，不由懵住了，便问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饶宇朴向坐在身边的黎元宽使了个眼色，黎元宽故意卖了个关子，问：“传纂法师还记得一个人吗？”朱耆定了定神，双目一闪，急问：“请问元宽老先生，你要说的，可否是朱道朗？”黎元宽点了点头说：“正是他。”饶宇朴插问了一句：“传纂怎么猜出是他呢？”朱耆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又不是神仙。不知道。”

“传纂法师，我们这一回来呀，就是要请你去当一回神仙！”

“神仙？”朱奎睁大眼睛问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

周体观笑道：“左严先生，不要卖关子了，对传纂先生直说了吧。”黎元宽点了点头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朱奎说：“这是朱道人给你的一封信。”朱奎接信展开一看，果真是道朗兄亲笔所书。

原来，黎元宽不但是明净道的忠实信徒，还是朱道朗朱痴仙及朱道朗两代的世交。前不久，他携同周体观、马道常和舒性等一道赴西山万寿宫，拜访正在那儿修炼的朱道朗道人。当时，朱道朗向几位老友提出了创建青云谱道院的想法，几个人一拍即合，完全赞同。朱道朗沉思片刻后说：“要办这件大事，非一个人莫属。”黎元宽问他指的是谁，朱道朗说：“传纂，在我与他长时间的接触与交往中，这位出身前明皇室的王孙，如今虽已是介冈灯社的高僧，可他对道义研究得十分深透，且把佛与道的精华融会贯通于字画之中。”舒性应声说：“黎老师，我虽从未与传纂法师谋面，却早闻他的大名。我在一位道友那儿欣赏过他的花鸟画作，无论是梅花、菊花、牡丹、水仙还是芭蕉、荷花等花卉，造型简化，形象洗练，构图夸张、险怪，笔法雄健泼辣，无一幅不渗透了深刻而含蓄的‘道’理。耕香院弘敏大法师对传纂也十分器重，把进贤介冈灯社住持的重担放在他肩上，他昼夜不停，连轴儿忙，把灯社的大小佛事管理得井井有条。”黎元宽叹道：“有这样的人才主持创办青云谱道院，那还有什么话可说！”

就这样商定之后，朱道朗正准备与众道友一起上门邀请朱奎参与之时，朱道朗突然接到“母亲病故”的家书。朱道朗是个大孝子，他悲痛欲绝立即要赶去奔丧。临行前，他把一份青云谱道院的规划草图交给了黎老，并再三交待，一定要请到传纂法师亲自主持创办此事，以了却我一生的心愿……

朱奎深为这位诚挚的道友的一番诚心所感动。他沉思片刻后直率地问：“左严老先生，有什么事要贫僧办的，你尽管说。贫僧一定尽力而为！”黎元宽说：“道朗先生的意思是，如果法师能够抽得动身，请你来主持筹建青云谱道院之事。”

“让我主事？”朱奎一听，连连摆手说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他想了一下又补充说：“原因有三，一是杂务缠身，我在介冈灯社还有一大堆事呢；二是在诸位特别是在左严先生面前，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学生！左严先生德高望重，应该让他来唱主角；还有周体观、舒性等先生，论能力和品行，他们都比我强十倍。”这时，饶宇朴插嘴说：“传纂法师，既然朱道人这么看重你，这件事你

就答应下来吧。”黎元宽想了一下又说：“弘敏大法师那儿我和左严先生去说。左严先生是弘敏大师的挚友，我想，南昌这么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”黎元宽说这一番话是有把握的，原来国乱时，弘敏遁迹西山，有时也去过梅仙祠游玩，曾不止一次对左严先生提起过重修梅仙祠之事。

几天之后，黎元宽和饶宇朴等专程赴奉新耕香院请求弘敏法师准假，这段时间，让朱耆和他们一起去会城创建青云谱道院。弘敏法师微闭双目，说：“早在魏晋年代，人们就认禅道本是一家。禅即静虑、冥思，面壁苦思，无非是为达到一个空的境界；道以虚无为本，与禅的虚空含义相融汇。传纂放心去吧，介冈灯社之事我会安排好。”于是，黎元宽等又来到进贤介冈灯社，与朱耆等一起商定兴建青云谱道院之事。黎元宽把朱道朗勾画的一幅《青云谱道院规划图》交给了朱耆。朱耆把它捧在手里察看了一会后，说：“左严先生，从今天起，贫僧一定认真考虑。这可是我们大家的事啊！”他们商定好，十天之后分别前往青云谱梅仙祠聚合。

朱耆留客人们在灯社斋堂吃过斋饭，大家心情颇佳。舒性还调皮地对朱耆说：“青云谱人有句俗话，‘吃了朱姑状元糕，升官发财步步高’！传纂大法师，你朱姑桥的状元糕可是有名的啊。你去梅仙祠路过墨山街时，可别忘了给我捎几盒来！”周体观“盯”了他一句说：“成之先生，都快成道成仙的人了，还想升官发财？”舒性笑道：“既已从道，我必‘除情去欲’。人是天下的神物，神物天生就喜欢安静。贫道哪敢有这种奢想？”朱耆又“盯”了一句：“那你是想学仙道许真——‘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’？”舒性笑了笑说：“都说朱姑桥的状元糕名扬四海，可我从未尝过。唉。”又凑近朱耆悄声问：“再说，朱姑桥是朱氏家族王室的哪位仙姑建造的……”朱耆说：“这个我也弄不清楚。不过，说来道去，你还是想吃朱姑桥的状元糕啊！”马道常盯了一句：“就你嘴馋！”舒性笑了，说：“我是说呀，传纂法师笔下的花鸟山水画，有灵气，有仙气，到时候请他连状元糕和画一起捎来！”众友这才恍然大悟，舒性是在向朱耆求画。马道常说：“成之啊，你要吃的不是朱姑桥的状元糕，而是朱耆的笔与墨啊！”朱耆接道：“成之，你放心。到时我给你画一幅就是了！”舒性惊喜地一拍手：“真的！”朱耆也欢喜地点了点头。大家说着笑着，都很开心，次日各自散去。饶宇朴却要留住几天，陪朱耆说说话、谈谈事。

说起“青云谱”的来历，还是有点年头的。传说 2500 多年前，周灵王太子

晋(字子乔),在此创建道场,“炼丹成仙”。汉朝县尉梅仙(字子真)辞官后在此隐居过,留有梅仙祠和钓台遗迹。到晋朝时,许旌阳又在梅仙祠旧址开辟道场,取名太极观,成为道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。唐大和五年(831),刺史周逊奏建太乙观。

宋朝至和二年(1055)宋仁宗赐名天宁观。宋朝乐史编著的《太平环宇记》载:“青云浦在城南15里,产异花,名七里香,有梅仙祠”,它坐落在市南郊十五里的梅湖之滨、岱山脚下。

“青云”二字,是道家神话“吕纯阳驾青云来降”的意思。青云谱之名,最早见诸于宋代文献,称之为“青云浦”。后更名为“青云圃”,“圃”以示这里环境优美,风景如画。后来在对青云圃进行一次大修时,有个状元在他题刻的《重修青云谱碑记》中,将“青云圃”的“圃”字更名为谱谲的“谱”。

晚上,居敬堂静悄悄的,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,朱耆正在书写《青云谱道院方案》。饶宇朴推门走了进来,谈了一些修建道院“一进三殿”、砖木结构、地铺青麻石、曲径通幽的构想。朱耆见饶宇朴与自己的想法相符,心里十分高兴,说:“没想到,你蔚宗对我如此了解,你可真是未卜先知,洞察秋毫!”饶宇朴笑道:“这就叫‘英雄所见略同’!梅湖是什么地方?仙境,圣地!饭牛我知道,驴先生永远也闲不住。这就是你的脾气与个性!”他想一下又补充说:“豫章自古为出神仙之地。青云谱又为豫章名胜之地。汉代的梅子真、晋朝的许真君、唐代的吕纯阳等名人都出在豫章城……”

饶宇朴一口气说下去,朱耆默默地听着。但他发现饶宇朴把一段重要的史迹漏说了,那就是大约在成帝咸和九年(133)前后,曾为江西临川郡典试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,每次到梅湖都被此处风景迷恋,因他很喜爱梅福种荷的莲池,便把它作为一块大墨砚,常常临池作书,莲池水也被这位大师清洗笔砚的墨汁染黑,故后人称之为‘墨池’。”

朱耆告诉饶宇朴说,小时候他跟父亲下棋时,父亲就给他讲述了那个“王羲之与戒珠子”的故事;还说自己曾向父亲承诺,将来一定要去那里玩玩,去闻闻那墨池里墨香不香,看看那道院里王羲之的墨迹。直至他从奉新走回会城,才多次瞒着容重臣独自一人到梅湖定山写生、作画,有时还在定山桃林、梅园听鸟、看湖、赏荷,还沿着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足迹来到墨池,坐在那儿欣赏一番荷花之后,临池作画。

饶宇朴心里自然明白:朱耆爱荷、画荷、咏荷,也通过荷花思考人生。白居

易曾吟：“青石一两片，白莲三四枝。将寄东络去，心与物相随。”李商隐曾唱：“世间花叶不相伦，花入金盆叶作尘。唯有绿荷红菡萏，卷舒开合任天真。此花此叶长相映，翠减红衰愁煞人。”“看取莲花净，应知不染心。”朱耷看重荷花，还在于莲花有“香、净、柔、爱”四性，是佛中的特殊之花。

谈到这里。朱耷向饶宇朴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：去年夏天，他因几次梦见父母，引起了他对双亲深切的怀念，曾去南昌西山为父母扫墓，并独自一人顺便去过一趟青云谱，在梅仙池还遇见过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天使呢！

饶宇朴一听，不由得一惊，笑道：“好哇！好哇！原来创建青云谱道院的想法，你竟然在朱道朗之前！”朱耷默不作声，既不认可也不否认，只是神往地叹道：“梅湖！那是个多么幽美的仙境！”说着，完全沉浸在去年盛夏那个美好的回忆之中——

那天早晨，朱耷来到青云谱定山的梅湖写生画荷。他沿着一条弯弯的小道走去，小道两旁是一个个花棚子。迎面有一条河，河上搭着竹桥。过了桥便是一个宽阔的定湖。十几间屋子盖在湖上，四面皆水，湖边栽着榆柳桑槐等树木。浓密的绿阴里露出一两座楼台，全是怪石打造，周围皆栽着牡丹，足有千余株，还夹着一层层绣花球树，大有乡村风味。

他完全被这水光山色所吸引了，他画着画着，一不小心，手里的毛笔掉入湖水中。他急忙卷起袖子下水去捞。谁料一阵狂风刮来，在波浪的涌动下，把那支浮于水面的毛笔推得越来越远。这支毛笔是青年时代他和容重、石慧在普贤寺前摆画摊时，已故妻子秀绢赠给自己的文港笔，已在他身边保存了数十年之久！

眼看那毛笔越漂越远，他急得直跺脚，喊道：“唉！该死，怎么会脱手呢？该死……”然而，他定神一看，发现笔落处的那一团湖水被墨汁染得漆黑，渐渐变成褐色、淡绿色，然后化作一团团无形的烟雾扩散开来，忽而化作盘莲而坐的观音，忽儿化作连绵起伏的山峦，忽儿化作一大片森林绿涛……与池中的荷花、荷叶和蓝天白云缀联在一起，演变成一幅无拘无束的天然荷画。他手舞足蹈，找到了感觉：“这不就是一幅水墨画吗？”

这时，从远处湖面漂来一只大木盆，盆里坐着个年约七八岁的女孩。她耳边垂着两个银耳环，胸前围着条绿色荷花裙，两只牛角小辫冲上了天，那双眼睛水汪汪的，两道清眉恰似池中的游鱼。孩子一面用手划水，一面采摘荷莲。

朱耷似乎盼到了救星，向孩子打着哑语，指指落在湖中的那支画笔，示意

求她把笔捞上来。可这个俏皮的小姑娘却视而不见，她淡淡地瞄了这位画家先生一眼，故意划着采莲盆，慢悠悠地唱起一支“定山民谣”。采莲盆在梅湖中缓缓飘荡，穿行于莲花丛中。只听她童声稚气地唱着——

蒙莲莲子，谢蓬蓬花，
莲蓬莲子到我家。
我家采，果白花，
白花果，果水莲，
水莲树上开白花……

女孩不停地唱着、采着，在梅湖那片荷叶与荷莲之间游荡，若隐若现。那女孩越是慢条斯理，伯伯心里越是焦急……当她快靠近那支浮于水面的毛笔时，荷花扎起袖子往水里一拽，便把那支毛笔捞了上来！

朱奎站在墨池边的麻石上，感激地拍手言道：“谢谢！谢谢……”那女孩哪有心听老人的感谢之词，眨眼工夫又从大脚盆里挑出一朵白莲花，甜甜地喊了一声：“画伯伯，请接住！”向他扔了过去。朱奎伸出那双枯槁的手，身子往前一俯，稳稳地接住了毛笔和莲花！

朱奎手持莲花和秃笔，心里充满阳光。

这一大一小的生命相映衬，八大山人脸庞红扑扑的，眼睛里放出了异样的光，变得年轻了10岁！

就在这一瞬间，仿佛大自然之气息融进他周身。他想了一下，突然发现，“人家帮了我，还没有问她的名字呢！”便呼唤了一声：“喂，孩子！告诉大伯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采莲女没有回答，仍一个劲地划着木盆，渐渐地荡进了荷花丛中。一会儿就看不见那采莲女的身影了，只能隐隐瞧见女孩的两只牛角冲天小辫儿，在那一大片荷花丛里晃动……

朱奎心里乐滋滋的，自言自语地笑道：“这个调皮的女崽子，还跟大伯打埋伏呢！”正转身离去，又一阵婉转甜美的歌声飘入耳畔：

蒙莲莲子，谢蓬蓬花，
莲蓬莲子到我家。
我的名，叫荷花，
白花果，果水莲，
水莲树上长墨花……

朱耷从这歌声中这才恍然大悟：孩子名叫“荷花”！

那天，这幅活灵活现的生活画面，在老人脑海留下了那么美好的印象。

他从定山梅湖回到寤歌草堂，稍作歇息，小荷花哼唱的那支《定山民谣》还在他心中回荡，特别是那句“水莲树上开白花”，突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：“水莲树？这是多么素雅而崇高的花啊！”

于是，他伏案画了一幅别出心裁的荷画，用细笔勾勒荷枝，将七八枝莲画得像树一样高，朱耷笔下传神，浓淡兼施，枯润互映，用水墨渲染出丛丛虚实不一的荷叶，枝干上下或长或短，错落有致。他又在画幅高处的荷叶间，线勾一朵洁白的莲蓬；在一枝倒垂的荷叶下方，绘有一块长形石头，衬映出顽强生命的依托。

朱耷专心致志地挥毫在草稿纸上涂画着，把刚才掉落在湖里的文港毛笔也忘了！从他浮现在脸上的灿烂笑容，可以看出他对此画是满意的。“取个什么题呢？”他手握画笔，沉思默想，良久，忽然想到青云谱梅湖关于王羲之的“墨池”传说，“这是墨池中的墨莲，”便以《墨荷图轴》为题，盖下了一枚“在芙山房”的白文方形印。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，向世人展示人类那清雅而素净的高尚品格。

朱耷回忆到这里，脸上不由荡漾出会心的微笑。

“笑什么呢？”饶宇朴问。朱耷掩饰说：“我在想，梅湖那个地方，留下了多少古人的足迹，满湖荷莲，水光山色，是个迷人的仙境。”饶宇朴说：“要不然，您这位禅仙、道仙，怎么会看中呢？”罗牧贤弟这一番诚意，更坚定了他创建青云谱道院的信心和决心。

是的，青云谱是朱耷藏在心中的理想圣地。单说梅湖的那座定山桥，就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——

定山桥原名清和桥，横跨梅湖之中，湖水清澈，清静和平，是道士修身养性的“净明仙境”，故而取名清和桥。当初，青云谱人为建造这座石桥，不知费了多少苦功！他们既要上山采石又要雇工搬运，还要请高明匠师架筑成桥。

在石桥竣工落成那天，石桥周围挤满了人，排在头队的有一个和尚、一个秀才和一名妇女。那妇女名叫蓉姐，年约三十，心直口快，办事泼辣，走起路来一阵风。他们三人都想争先过桥去道院观光。正在争执不下之时，旁边有位老

桥工说：“新桥落成，人人争先过桥讨个吉利，这是好事。但请你们三人以‘清’、‘和’、‘桥’三字为题，各撰一词，哪个哇（说）得好，就让哪个先过去。”

于是，三个人都表示同意，各自思索、选题。

和尚摇晃着光溜溜的脑袋念道：“有水是个清，无水也是青，除水加争便成静。清清静静人人爱，我到西天做如来。”说罢那和尚欲过桥，还一面提起脚骨里（脚）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我是西天如来佛，佛法无边，数我为大，我要过桥。”

可站在一旁的那个秀才并不服气，他以“和”为题念道：“有口是个和，无口便是禾，除口加斗便是科。科举人人爱，我到省城做学台。”念毕竟然夸夸其谈地说：“我是省城学台大人，这桥自然让我过。”

然而一语未了，那个倚栏相望的蓉姐嫣然一笑，娇声地说：“二位且慢，听我哇一哇（说）！”接着，她以“桥”字为题，念道：“有木是个桥，无木也是乔，除木加女便是娇。娇娇人人爱，为娘生下两个儿子来，大儿子做如来，二儿子做学台，来来来，两个儿子跟娘来。”念完，她边走边向和尚和秀才招手，姗姗起步，第一个过了清和桥。

朱耷每当想起在定山收集整理的这些故事传说，心里就有一种感觉：定山、梅湖与梅仙祠，是个多么神秘的地方，出诗、出画、出灵感！

按预先的约定，朱耷、黎元宽、马道常、舒性、周体观和饶宇朴，先后打着背包和行李，向同一个目的地定山梅仙祠奔去。

朱耷是从南昌城外绕道而行的。他一再拒绝饶宇朴好心的陪同，不从南昌城里穿行。他这样做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：首先不愿看到心中失去的家园突然撞入自己眼前，满目疮痍再一次刺痛自己的心；再就是临行前，他忽然想起母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活着是为了更好地死，死是为了更好地活着。所以，我们首先应该保住生命，先好好地活下来。这是为了做更多、更大的事啊。”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宁可多走些弯路到达目的地。

朱耷背着简单的行囊，走过定山桥来到一块麻石铺就的场地。它是三面环水的场地，蓬蒿没人，似绝行迹。中间坐落着一个孤独的梅仙祠。东西道舍，柴门虚掩，唯南边和东边一两间小舍，扃健如新。进入院中，白石甬路，两边皆是苍松翠柏，月台上设有一只锈迹斑斑的古铜钟。祠东隅，阶下有一圆口水

井，井边石块早已破损。祠堂供台上的旧香炉断了一只脚，香炉里插了几支早已烧尽的香支残烛。楼角横梁架上挂满了一簇簇蜘蛛网。

最引人眼目的要数祠堂中间天井的那棵千年五株桂树，它像五个巨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，根连根、枝攀枝直耸云天，将整个天井盖覆得严严实实。令人奇怪的是，树干中间虽裂开了几道黑黝黝的口子，却枝叶蔓披，鸟语花香。每当秋季来临，那满天金黄色的桂花都会散发出浓郁的清香，沁人肺腑。

在梅仙祠等候的，还有一个人，他年约五十岁，穿一件破旧不堪的道袍。他个儿瘦小、其貌不扬，下巴凸出一些，那双细小的眼睛有些呆滞，在眉毛下显得有些冷静。他叫涂若愚，号常住。常住听说有许多高人要来梅仙祠创建青云谱道院，很是开心。前几天就把梅仙祠几间老屋整理以便来人安顿。

黎元宽、周体观和朱耆各自单独住一间，原因简单，黎元宽年纪稍大，周体观有些“认床”，在一个新住处会失眠。而朱耆作为创建道院的主角，要思考和计划的问题多着呢，再说人家还要写字、画画。当夜，朱耆挑灯把前几天在介冈灯社与饶宇朴商量的构想方案，参考朱道朗的那幅旧建筑图重又绘制了一幅。他把图纸挂在墙上，请诸位都来提意见和建议。马道常点亮了三盏油灯，悬挂于朱耆居室的屋梁上。朱耆把规划图挂出来，示意黎元宽先生发表意见，黎元宽摆了摆手笑道：“传纂，你有主持介冈灯社的经验。现在，你就是青云谱道院的开山祖。老朽年纪大，你就放开手脚带领我们大家干吧，大家都听你的。”朱耆连声说不行不行，仍诚心诚意地坚持说：“贫僧还是那句老话，左严先生是我师耕庵老人的挚友，也是我的师长，这台戏应让黎先生唱主角。”说着察看了一会规划图后又说：“早在汉代南昌县尉梅福就垂钓于此，后人因之构祠于溪上，曰‘梅仙祠’。唐代改为‘太乙观’。虽几经烧毁，现在虽一片废墟，却还留下些基石、木柱、香炉、神台等等。我们这次建道院，只不过在原祠之基而扩之，起方壶之宫，待青云谱道院落成之日，把列祖列仙事迹高供在上，以待四方香客。所以扩建的道院，必须保持仙踪贤迹原貌，还有梅湖、定山的自然风貌，以弘扬汉代晋风，颂传于后人。”黎元宽说：“传纂法师挟忠义激发之气，洒于翰墨，故其作画为求笔简形具，形神兼备，但取其意于苍茫寂历之间。传纂先生之画的核心，就是表现‘忠孝’二字。在南方出现的一个道教流派，其核心也是忠孝。这对于我们处于异族统治下的遗民来说，也是精神上的最大安慰。所以，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，意义甚远唉！”朱耆说：“青云谱的创建，就是要继承净明道的传统，为亡国的子民们找到一些支撑的力量。”

朱耷用红、蓝、黄几种颜色的笔在规划图上标出了整个道院的平面图,其中有围墙、大门和二门,道院屋宇以关帝殿、祖殿(祀吕纯阳及十二真人)、玉皇阁为主体,殿宇中部为方丈堂,三殿逐次递进,曲廊相通。右边还有三官殿、斗姥阁,中殿两院内室,一名“黍居”,一名“鹤巢”。整个布局结构合理,气势非凡。

朱耷站在图纸前沉思了许久,说:“青云谱建道院,是个道家祀许真君的仙境之地!”并向大家介绍了道院之外的青云谱“七星山枕”、“龟蛇对戏”、“涧溪交濡”、“一涧九曲”、“五里三桥”、“梅湖钓台”、“老龙窝居”、“竹林筛月”、“柳岸闻箫”、“上天梯云”等26个自然风景点,感叹地说:“我们将来的青云谱道院,一定要把天与人、情与景融为一体。依其自然形势,以定山为主体,让梅湖随着山转,让这块圣地因山水而活。”

舒性指着图纸上的梅湖补充说:“最好再在梅湖再种些莲藕,到时雪公在道院修炼之余,多为世人画些莲画。我就可以站在梅湖畔吟读江西诗人杨万里的《莲》:‘城中担上卖莲房,未抵西湖泛野航。旋折荷花剥莲子,露为风味月为香’……”周体观说:“好主意!试想,如果不是当年梅仙祠的莲花池的迷人景观,大书法家王羲之会在梅湖畔泼墨书写吗?如果没有王羲之的墨宝,哪里又会有‘墨池’呢?”说着又把图纸往桌案一摊,认真地说:“再在此搭建几条独木桥,还要在湖心筑几座亭台楼阁,以供南昌奉信仙道者敬供并观赏风景。”马道常说:“是啊,我们今天所做的,是一件功德千秋的大业!定山梅湖离豫章城仅十五里,道院落成后,一定会吸引众多善人呵护。”朱耷接着说:“自东汉以来,道教早期有‘方仙道’、‘五斗米道’、‘太平道’,后来其流派越来越多,什么‘正一道’、‘全真道’、‘真大道’、‘太一道’、‘净明道’等。不过,我崇尚的却是‘净明道’。净明道的创导者为东晋道士许真君,他是江西洪州人,主张融合三教,以儒家伦理为准绳,以忠孝为本。是一门深得民众人心的好道派。”朱耷说话声音不高,但讲得很流畅,很有激情。舒性说:“传箴言之有理。许逊是净明道的祖师,又是我们南昌家乡人。将来我们创建起来的青云谱道院,就以‘净明道’为宗旨,一尘不染,重视忠孝,以弘扬儒家思想。”黎元宽笑道:“谁人不知,朱耷出身于儒家,他早已把儒释道的精、气、神融于书画之中,达到了一种无我的仙境!”朱耷说:“那只不过是一种尝试,我也在学啊!”

舒性忽然想起一件事,说:“传箴还欠我一幅画债……”朱耷笑道:“放

心吧！成之，这笔画债我一定会还，还会认真画好。”舒性满意地笑了。

掌灯时分。涂若愚早已在灶台前忙活，为众客准备了一顿道观意味较浓的晚餐。容重当然明白，全真派“重清素、戒杀生”，不沾荤腥，注重三厌（天厌雁、地厌犬、水厌鱼鸟）和五禁（韭、薤、蒜、芸苔、胡荽），要求“荤酒回避，斋戒临坛”。因此给大家准备的晚餐以“五谷为养”，以肉食、果品、蔬菜来增益、补充，以“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”。众客没有饱食、也没有大饮。在他们看来，这种饮食规律可以享其天年，活过百岁。

在梅仙祠这间陋室里，一个新建道院的宏伟构想，就从这别有风味的“道观晚餐”中诞生了。

这时，舒性走到黎元宽跟前，悄声问道：“左严先生，我送给你指教的拙作，不知看过了吗？”黎元宽知道，舒性指的是他那本请自己作序的《舒成之诗集》，便笑着说：“读完了。这么好的诗作，老朽是先睹为快呀！‘序言’，我已经写完了。时间仓促，怕是没有写好。”说着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份《舒成之诗集》给他。舒性获得这位大师亲笔手书的序言，激动不已，回到住处便挑灯拜读起来，只见序中写道：“余成童即以举业受知碣石舒先生，先生于先司空通籍犹在前矣，顾不以稚子畜我。然余方狂易，不乐见大人长者……”

舒性读着，读着，忽闻一阵从容的脚步声，急忙把黎老的《序》收起来，不料朱耆已跨进了房门，见这位小弟那有些慌张的神态，又瞄了一眼他用书画虚掩在桌案的几页短文，便调侃地问道：“嘿！成之，又有什么好文章要问世呢！”舒性冲着直笑。

朱耆翻开压在桌案黎老的序言一看，诵读了其中一小段：“一日，谒从姑盛所怀而归道，过先生门，先生适送客，遽揽入曰：‘奚久不过我哉？’揖下，所袖橘栗倾溅满堂，侍童即失笑。先生惧其渐也，取酒饮我……久坐谈，纵先生则喜，盖自是肯亟见长者。而与成之称社矣。万茂先时为我言，吾师诸嗣，成之其杰出者，非独工时文也……”特别是当他读到“谷中读之近诗，匆匆疑茂先在他方寄我新著者，茂先诗精醇逸丽，当代所推，余心折，亦惟茂先。不意十五年少广陵散复奏人者，如云中坠，如梦中闻，使人荡荡默默，幽焉而忘吾畴昔之盛者，成之斯集也，与豫章诗于是有接响矣。”

朱耆读到这里，禁不住敬佩地说：“从博庵师观止之叹的评价中可以看

笑

出,成之先生的人品与诗品均匠心独具,高人一筹!”舒性却谦逊地说:“先生过奖了。常言道,‘博学而不穷,笃行而不倦’。无论是写诗还是作画,我都在投石问路,尝试而已。”朱耷指着舒性的鼻子说:“成之啊,你就是这么个人,执著、勤奋、可爱!”接着说起了舒性诗作“风风雨雨销翠黛,车车马马易黄昏”,“山如阵马千行整,人似风鸢一线牵”等警言佳句,均被人所窃之事。可舒性听罢却不屑一顾,爽朗地放声大笑道:“吾之拙作为世人传抄,贫道引以为豪。走吧!驴兄,”舒性用手指了指头顶那间摇摇欲坠的小楼,又做了个喝酒的动作,说:“上楼去。那里有我藏下的好货色!”朱耷的酒兴也上来了,他点了点头,便一声不响,兴冲冲地同舒性上楼去了。

青 云



八大山人在青云谱朱姑桥墨山街上，发现欲卖给人家的小荷花，不由大惊！当八大山人了解到其原由之后，随手画了一幅《蜘蛛》让荷花之母豆腐女客交给梅公子的夫人。梅夫人一看脸色骤变，操起门杠冲着老公就打……

沈麟、秋镜和饶宇朴等诗人、画家都来到了梅仙祠，八大山人日夜思念的堂弟朱石慧也来了，更让他惊讶的是，他的名字连起来竟为“生不拜君”！

次日午时，朱家村派人前来报信，梅家跟朱家杀起大阵来了……

朱耷离开梅仙祠，兴致勃勃向墨山街方向走去。

远处，田垄洒满金黄色的光辉，茂密而杂乱的灌木后面，树林蔚成一片翠绿，小鸟、草虫与风声发出飏飏的细语。他一身轻松匆匆赶路。他越走越偏僻，走到城南便一片荒无人烟。

他走到一条田埂小道上，忽闻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回首一看，一个年约五旬的老汉也在赶路。老汉胡子稀疏，头戴方瓦巾，身着蓝道袍，脚蹬一双麻鞋，肩上挎了个粗布褡裢。当他发现走在前面的朱耷也穿道袍，便急急追上前问道：“请问道仙，你知道梅仙祠是从这里走吗？”朱耷见他那身打扮，不像是真道人，却又像是个信道之人，便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梅仙祠在青云谱，还有七八里路呢。”想了一下又问：“老先生到梅仙祠去做什么？”老汉笑道：“听说青云谱要建道院，我去那儿看看。”朱耷听罢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心想，道院还在筹建，就有人去朝拜呢。便告诉他说：“老先生，还没建起来呢。”老汉睁大眼睛

认真地说：“建起来了，我们那村子里大家都这么说。听说还是前明弋阳王府九世孙牵的头呢。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呀！道院快完工了，这不，今日四月十四日吕洞宾的生日，好个黄道吉日！所以老汉我从西山万寿宫赶来……”

朱奎猛然一听，不由感到惊讶：“事情还没有开始啊，怎么一下就传到西山万寿宫去了呢？”

原来，青云谱人听说梅仙祠要修建道院，他们逢人就说。这老汉有个亲戚就在青云谱，他“道听途说”便赶来了。要不是朱奎再三向他解释劝回，老汉还要多走许多路呢！

不过，朱奎与这位素不相识的老汉一番简略的对话，却给了他更大的创建道院的信心和勇气。传繁心想：“常言道，‘人心一真，霜可飞，城可陨，金石可贯，生命可丢！’一个人只要有了真心诚意，就会感动天地，使夏飞霜、城墙崩塌、金石为开！这就是人心，这就是民意啊！”

想到这里，他加快脚步向前走去，不一会便到了朱姑桥。

说起朱姑桥，还与朱氏家族有一段情缘呢。梅仙祠右前方有一座通向丘陵的石桥，桥有三孔，名为“定山桥”。定山桥原名清和桥，横跨梅湖之中，湖水清澈，清静和平，是道士修身养性的“净明仙境”，故而取名清和桥。在定山桥的东南两面各有一座小桥。定山桥西为“观音桥”，传说观音菩萨曾从此桥走过，为前明宗室家族送子。东面那座桥取名“朱姑桥”，朱姑桥是由8块6米长的长条麻石搭建而成的。传说朱奎曾有个表姐朱道姑居住于此。三座桥风格各异，各有特色，间距约5里，成三角形，俗称“五里三桥”。

离朱姑桥百步之遥有一条“墨山街”。墨山街是一条狭窄的古街，全是由大青麻石铺垫而成的。朱姑桥下那条弯弯的流水哗哗而下，沿墨山街缓缓而流，发出一片潺潺之声。小街两旁是青瓦粉墙，不成行的树木，枝叶茂密，高矮相间的瓦屋顶上垂吊下来，影影绰绰，像一片绿色雨帘。

墨山街庙会包括神礼、进香等活动。神礼是庙会的序幕，是一种较大的娱神敬神活动，包括送神、迎神等仪式。迎神又称迎台阁，多者人数上万，队伍长达五六里，800支长铙为前导，2000多面彩旗随后。老年人手托香盘香烟缭绕。少年儿童着纸巾战袍，饰三国、水浒等戏剧人物。年轻姑娘手持宫灯、银